

幸存者

手记

筱敏〔著〕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幸存方

手记

筱敏〔著〕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存者手记

筱敏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-7-5360-5180-5

I. 幸... II. 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4378 号

责任编辑: 颜展敏

技术编辑: 易平

封面设计: 蒲伟生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(肇庆市星湖大道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5 1 插页

字 数 21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作者简介



筱敏 作家，1955年生，现居广州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米色花》《瓶中船》，散文集《喑哑群山》《理想的荒凉》《女神之名》《风中行走》《阳光碎片》《成年礼》《捕蝶者》等。

· 内容简介 ·

这是一部另类的成长小说。

一个荒谬的时代，几个少年人；一个宏大的祭坛，一些鲜活的祭品。席卷一切的风暴，那些被卷入的卑微的人，如何飞扬，如何堕落，如何生，如何死……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，见证了一代人的命运。

小说取手记的形式，对历史作诗性叙事，结构极富于独创性。与传统小说依赖中心情节的“树状”或“根状”结构不同，它是开放性的，蔓延的，非连续性的，反规范的，有多元的入口、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，正是哲学家德勒兹说的那种“块茎之书”。在书中，作者把现实、历史、梦境交织到一起，把生活戏剧和寓言交织到一起，把图像，激情和批判的意义交织到一起。隐蔽、断裂、侵入、变异、彼此互相生成，使整个作品变得更为丰茂。

本书曾由《作家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略加压缩发表，此次出版为全本。关于本书，有杂志评价说“若干年后，它可以被沉淀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。”

责任编辑：颜展敏

技术编辑：易平

封面设计：蒲伟生

013501218272

无论什么人，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，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，但同时，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，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，而且更多，你毕竟经历过死亡，你是幸存者。

——卡夫卡

目录 CONTENTS

- 1 荒弃之城 · 1
- 2 永远 · 6
- 3 红色焦虑症 · 11
- 4 火焰与柴 · 19
- 5 蜂起 · 27
- 6 地火集 · 34
- 7 风的形状和机器的形状 · 43
- 8 创世神话 · 51
- 9 玻璃雨 · 57
- 10 上帝用什么净化世界 · 62
- 11 墙上的字 · 69
- 12 剥落 · 75
- 13 黑色人 · 83
- 14 一片明瓦 · 90
- 15 坍塌 · 96
- 16 门外的人与门里的人 · 105
- 17 以神圣的名义 · 112
- 18 向北斗 · 121
- 19 这里有玫瑰花,就在这里跳舞吧 · 127
- 20 冬天和新年总在一起 · 133
- 21 流浪人说 · 140
- 22 火如何逆风而行 · 146
- 23 仿佛海水在神谕中分开 · 154

- 24 阅读纸灰 · 161
- 25 幻肢痛 · 166
- 26 旗帜重于生命是谁的真理 · 172
- 27 台风 · 180
- 28 和我们在一起 · 186
- 29 梦行症 · 193
- 30 立正,看齐,齐步走 · 199
- 31 北斗星很玄远 · 208
- 32 革命把漂亮的礼物赐给我们 · 215
- 33 震耳欲聋的世界竟是白茫茫一片 · 221
- 34 这是专政 · 226
- 35 金芒果 · 232
- 36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· 240
- 37 魔术 · 246
- 38 失眠的危险 · 252
- 39 吃人的事的确有的 · 258
- 40 红海洋 · 264
- 41 一个人从人民中剥离出来 · 270
- 42 像烟似的四面八方吹散 · 277
- 43 塔耳塔罗斯深洞 · 283
- 44 星光下发芽 · 289
- 45 一滴水投入大海 · 295
- 46 红楼新编 · 301
- 47 回音终于来了 · 309
- 48 大地震 · 316
- 49 幸存与不幸 · 320
- 50 春雨 · 328

1 荒弃之城

一座荒弃之城。

时间之水徐缓而过，雾雨一般浑蒙。三十年雨量丰沛，足以形成一道河流，足以有浪，拍打如崖的墙壁，发出询问之声；足以有潮，叩击闭锁的门。

苔藓漫溢开来，无论墙壁，无论门窗，都不可以阻止，沿着台阶一层一层溢下去，湮没了街衢和广场。而后是草，是蕨，是攀缘植物，附着在屋瓦和楼阁之上蔓生。三十年足以使乔木长成，何况灌木？有一种名为榕的长绿乔木，是一种会飞的树种，即使在每天还飘

出炊烟的烟囱壁上，也能驻扎下来，根贴壁而生，形成水流的形状，并将砖石挤出罅隙。而今就在城的高处建造了一座飞榕的群落，雨线一样的气根漫空游走，把石塔和剧场覆盖起来，把哥特式的尖顶和钢筋混凝土的楼宇覆盖起来，气根悬在雾雨之中，一旦附着了固态之物，便迅速发育成为树干，凌空的树林终年浓郁，一季一季的落叶，在沥青路面和楼道方砖上铺设着新的土层。

这座城，是因瘟疫而荒弃的？是因旷代的饥馑？是因绝世的疼痛？人们逃离而去，并不回首。没有人愿意在回首之际化为盐柱，立在途中，成为标记，为后人引路。人们逃离自己的历史，仿佛弃绝曾经的居所、旧时的衣物；仿佛这座城没有魂灵，不会燃着血一样的颜色紧紧尾随。

荒草很快吞没了道路，而后如洪水一样漫涨起来，成为丛林，郁绿恣肆，吞没了城。连绵起伏的丛林淤塞了历史，有如无数遍往复叠印的铅字，淤塞了记忆。以至在噩梦中，一张企图翕动的嘴，也被茂密的菟丝子缠紧了。

磷火在空城里荡来荡去，越进篱栅，逾出窗棂，抚着台阶的青藓，惘然地，拾级而上，又拾级而下。在伞莎草的另一边，遇上一堵熟悉的高墙。一些红漆字，呈鳞片剥落着，一些黑墨字，呈水渍痕漫漶着。墙这边的磷火和墙那边的磷火，在那些字迹上游移，未能穿墙而去，只隔着墙相互抚摩。墙上一眼弹洞，或许太深了，迄今露着砖红和焦黑，而未生苔痕。

忍冬藤沿梁柱攀缘，从晒台探进头去，铺满了灶台，衣橱，折叠床和木窗格子，从门楣瀑状而下，从桌脚怡然而上，在纷乱的书桌面上，纷乱地洒开金银花絮。拉开抽屉，有许多纷乱的纸屑，被松鼠筑成窝的样子，一本旧相册，在纸屑的底部，隐隐露出漆纸的封皮。

野兔在荒草丛中惊起，连带着昆虫飞散，像是一种深藏的惊恐。荒草之下是青石条的街衢。那些石条负载了多少个朝代，连它们自己都数得倦了。只模糊记得铺筑这条巷道的时候，它们被拉到一起，有的身上凿着墓碑的字迹，有的身上刻着神案的饰纹。倚凭学行车的脚和倚凭木拐杖的脚，焚香祭祖的人群和刀枪相向的人群，低头踉跄的人和按人低头的人，碾过来，碾过去，那些前朝的字迹却还清晰地存在着，还磨不平。踏上去只觉冷冽彻骨，时间渊深，层次缭乱，而不知所云。

历史是死者的名册，太厚了，折叠起来便成巨大的丘陵。若为找寻一位故友，掀开一个名字，整个丘陵就会抖动，如手风琴的叠叶被拉开，发出骇然之声。每一个死者的名字都会应答，都会生痛。然而更多的死者不在名册之内，他们太卑微了，以至他们从来没有过姓名。

还有那些灰烬，一层一层，因经年的雾雨而压实了，像某种地质年代的记载，截切面上，可以估测燃烧物的质地。羊皮纸质瑟缩成团，或许是《圣经》，或许是《诗经》，它们不必被繁琐的技术刮干净重写，在火海里，它们瞬间就化为乌有了，火能比那些涂改的技术收拾得干净。绢帛之质很轻，燃烧时是迎风飘扬的形状，灰烬落下也是风的阴影。木质之灰比较均匀，只在燃烧不彻底的地方停留为炭，而炭的通体都能裸落着木纹。很难猜想它们曾是什么，庙宇的梁或檩柱，民居的门扉或箱笼，画架，课桌，收藏过各种契约或植物标本的木匣子，挑起过一面旗子的细木棍……更厚的是纸灰。燃烧的时候，曾使多少人眼前黑斑浮涌，如一种疾患叫飞蚊症。这种最容易燃烧的东西，在灰烬里本应最不留痕迹，然而它们太多了，铺天盖地被投入火海，几乎使火焰都窒息了。有一些纸质很韧，即便成灰，还能看出

一页一页叠着，像页岩。一些书钉散落其中，锈了，蚀了，却还在着，于页岩之中钉着灰烬。最无由寻觅的是私人信筒，它们都是经主人之手悉心焚化的，任何一个字迹都不能遗存，在夜深人静时分，有各种遮掩火光和烟气的举措，末了，连这些灰烬也要立即清理干净，不能留下星点燃烧过的遗痕。

天宇之上，会有一道回音壁，在多年以后，把围聚火海的万众欢呼声折返回来，让人们愕然惊惧。人们当初是要在这灰烬之上，建筑一座全新的、通往终极理想的太阳城的，人们在火海和太阳的映照中通体透明。人们欢呼着，像祛除瘟疫一样把一整个旧世界投入火海，连带把过往的人类文明史投入火海，人们相信，彻底的焚烧将换取彻底的更新。然而，未待太阳圣殿抵达我们仰望的天空，舔尽低矮的积雨云层，人们就像逃离瘟疫一样弃绝这座城了，没有留守者站下来再次点火，焚烧瘟疫，湮灭这座城的，是漠漠然的时间之水漫灌的丛林。

以“世纪”切割历史，刀刃是锋利的，因为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合金。沟壑瞬间划开，板块漂移，愈去愈远。“上个世纪”——这词语的发生，更如墓葬之土，将有关这座城的记忆彻底化为废弃之物，掩埋了。从此以后，那些磷火一样的记忆，就是一些远离现实的鬼故事，梦魇之际发一声隔世的嘶喊，为市人侧目，鄙夷。也许还会余下少许残片，一千年以后，有考古学家挖掘鉴赏，有古董收藏家把玩，却不再有人活到千年以后，为任一残片作见证，自然赏玩者也不需要见证。

板块漂移，然而记忆的根噬咬，无论表层深层，根系纠结错杂，漂移产生撕裂性疼痛。

那座荒弃之城渐远，渐次退出人们的视界，以其萋萋蒺藜，成为

彼岸的布景。然而那里的每一个事件，都能传感到我这里，让我听到：

一个门把手，从朽坏的门扉上脱落。

一块地砖，有一个鞋钉的圆印，等待着曾在砖底埋下秘密的主人。

巢蕨附生在古木上，一丛一丛，连那挽在古木上的绳索圈环都布满孢子，只待雨季就萌出新绿。

知风草从小提琴的琴体里长出来，夜复一夜喑哑。偶尔有一只蚱蜢从一根弦上跃起，就有一滴露水滴落之声，清冽纯明。

.....

半世逃亡之后，我再次回来，是因为逃亡的路上终究没有栖身的居所，有一个噩梦紧紧尾随。梦里，我立在那迭山一样的名册面前，企图掀开，在骇人的轰响之中，唤醒一个又一个见证人，印证我的记忆。

2 永远

父亲带我们去看小太阳的那个晚上，我清楚地记得天色是怎样由紫金慢慢转向绀青。我从来不知道金光的转暗是那么令人动心的，我在一个个门跑出跑进，我们家的门，厨房的门，邻居小禾小苗的门。那时我的头刚及门锁，跳起时就撞到门上的锁排，我顾不上痛。看哪，那片马头云暗了，白马变成黑马了，那座云山的金边断开了，变成零散的珠子了，珠子也暗了，没有尖尖的金芒了……我爬上门槛，再跳下来，忙着把这些告诉所有的人。

晚饭吃的是双蒸饭，金黄的南瓜粒儿分布在水汪汪的饭里，很好

看。淘米水里煮了南瓜叶子，是汤。我迅速地喝汤，嫩的叶子让我快乐舒畅，老一点的叶子嚼起来像毛刷子，要一些时间。汤和毛刷子把肚子填起来后，一勺双蒸饭舀到我的小木碗里，我瞬时就把它变没了。我把小碗舔干净，望着母亲，又望着蒸饭的陶钵，母亲并不看我，陶钵空着，也不看我。我放下碗，在门槛上跳来跳去，把饭和汤在肚子里摇匀。

饭后父亲带我们去看小太阳。父亲拉着我，还有立夏和立秋，手臂接起来前后甩动，长长的葫芦串似的往街上走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立夏和立秋边走边唱。

有电线杆子站在路上，使我们断开，有人横穿过来，也使我们断开，我们奔跑着再接上。父亲说，拉好，拉好，别走散了。但是断开我们的人越来越多，人叠成排浪，追撵过来，猛扑过来，人的气息很呛，我们被冲开，等着一股潮水过去，再互相呼喊接着，但我们越来越难接上。

这些都是去看小太阳的人们。电线杆子上的喇叭一遍一遍地宣告，今晚，我们城里的人民广场将升起一轮小太阳，这是我们伟大的主义创造的伟大奇迹，它将无比的明亮，无比的辉煌，它将彻夜照耀我们，使我们的城从此没有黑暗，我们将永沐阳光。

喇叭响的时候，电线杆子就在发抖，手贴在那里，可以听到木纹吱吱的吸气声，这种声音可能代表惊奇，也可能代表痛，无论是惊奇还是痛，通过我的身体时都是热的，我觉得我满眼雾气蒸腾，周身发烫。

一座不再有黑暗的城！

……我们像春天一样，来到花园里，来到草地上……跳呀跳呀跳呀跳呀跳呀跳呀。亲爱的父亲毛泽东，同我们一起过呀过呀快乐的生

活……

现在我们走在迎接光芒的路上，即将乘着光芒而来的当然是神话。我太喜欢神话了，跟豆芽喜欢光一样，如果头上没有光照，就会斜出去拼命伸长，以致苍白细瘦，去寻找光。我多么想去往神话那里，活在神话那里，神话里的事情我知道很少，但肯定很美，和我们正过着的日子全不一样。我们的城总是把神话许诺给我们，现在神话果然来了。太阳的光芒沉下去有什么要紧，我们的人造太阳的光芒就要升起来。我们的城将永远沐浴神话的光芒！

我们这城里的人真多啊，比暴雨之前扑向灯光的飞蚂蚁还多，比泥巢倾覆时喷射而出的黑蚂蚁还多。人们推拥着，汹涌着，发出洪水的喧响。

无数的脚，行走的森林，太密了，陷在林业我看不见空气，我没有力气拨开森林喘气。我的一只鞋子被踩掉了，我蹲下去捡。父亲一把拎起我来，把我搁到他的肩上，一手拉紧立夏，一手拉紧立秋，把我们团在一起。

父亲说，拉紧！不能蹲下！更不能摔倒！无论如何一定不能摔倒！要是你摔倒，就会被人踩死。

我抱住父亲的头，这是我求生的礁石，觉得那里有海螺环状震动的声音。在父亲的肩上，我看到的人们是黑色的流体，街面的青石条完全看不见了，它们从前溪水似的清着，人在那里行走，就像鱼在河里游来游去。而现在，也许是鱼淤在河里，也许是水淤在河里，它是黑的，像沥青车罐子里泻下的沥青，冒着烤人的热气。

鱼是会淹死在河里的，我想，或者是父亲说的踩死。

我在父亲的礁石上艰难挪动。

立秋在河底下喊，我们不看小太阳了！我们回去吧！

我当然不想回去，我扭头张望一下，知道我们也回不去了，就是要靠到岸边停下来也不可能，因为根本没有岸，我们都在洪水当中。

街道都是朝着同一个去向，它们是乌贼张开的触手，都通往一个巨大的腹腔，无数的生物在这些触手上蠕动，这些触手一同倾斜，把所有生命向那个腹腔推送。密密麻麻的黑点黏连，淤塞了所有道路，我抱住肩膀，摸到自己的手臂也生出密密的斑点。

父亲这块礁石在浪涛里左右摇动，几乎就要翻倒，立秋哭了，说，我不要小太阳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不要了！父亲喘着粗气，没有作声。

终于看到前面的人们开始沸腾，纷纷抬起手臂指往一个方向，我赶紧顺着这个方向寻找，总算找到远远一座高楼顶上的一盏白灯。它比家里的黄灯泡要大，比防空探照灯要大，我喊起来，也指。立夏大声问我，还有呢？我一时说不出来还有什么。立秋也问，它像不像神灯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见过神灯。有一个黑架子举着那灯，而不是云彩举着，它并没有伸出光芒之臂来接引我们。我们还是拼力向它靠近，后面的人潮也沸腾起来，拼命往前推拥我们。现在，我觉得我的衣襟亮了，周围人们头顶的发也亮了。人们说，看到了吗！看到了吗！立夏和立秋往起跳了又跳，在快要被溺死了的人海之中。

突然，人海发出惊叫，排浪垮下去一样，我也随之惊叫。许多孩子尖叫着哭起来，人压住了人，一地都是慌乱的人声。

我们看见太阳灯灭了，人造的小太阳灭了。

父亲摇晃起来，歪倒，把我放到地上，呆了一呆，掰开我紧箍他脖子的手，说，电力不足。我和立夏立秋团在一起，先是我哭了，立夏和立秋拍着我时，也哭了。

往回走的路上，整个城黑得可怕，我心里也怕。父亲说，别怕，